

中國
國民黨
史稿

邹鲁
／
编著



史稿

邹鲁 / 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中册目录

第三篇 革命(甲)	629
第一章 乙未广州之役	631
第二章 庚子惠州之役	639
第三章 史坚如炸德寿	646
第四章 壬寅广州之役	649
第五章 甲辰长沙之役	652
第六章 万福华击王之春	654
第七章 吴樾炸载泽戴鸿慈徐世昌 端方绍英	660
第八章 丙午萍乡浏阳醴陵之役	666
第九章 丁未黄冈之役	691
第十章 刘思复谋炸李准	696
第十一章 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	698
第十二章 徐锡麟刺恩铭	701
第十三章 丁未防城之役	708
第十四章 丁未镇南关之役	712
第十五章 戊申钦廉上思之役	716
第十六章 戊申云南河口之役	719
第十七章 戊申安庆之役	727
第十八章 戊申广州之役	734
第十九章 熊成基谋炸载洵	737

第二十章 庚戌广州新军之役	740
第二十一章 汪兆铭炸载澧	759
第二十二章 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 之役	771
第二十三章 林冠慈陈敬岳炸李准	857
第二十四章 李沛基炸凤山	861
第二十五章 四川诸役	864
第三篇 革命(乙)	877
第一章 光复之役	879
第二章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982
第三章 讨袁之役	1006
第四章 洪宪之役	1023
第五章 护法之役	1041
第六章 讨贼之役	1107
附录 本书年代对照表	1165

第三篇 革命(甲)

总理之言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盖吾党以三民主义革命救国。三民主义一日未完成，即革命一日未成功。民国告成于兹虽数十年，但内而国家建设，尚未完成；外而帝国主义，犹张毒焰。以后本党同志，不能不倍加努力，速求革命之完成，爰追述前事，以备借鉴焉。

第一章 乙未广州之役

纪元前十七年(乙未)九月九日,总理举义广州,事败,陆皓东等死焉,是为乙未广州之役。

乙未广州
之役

前此一年,中、日战事发生,总理以时势可乘,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总理有兄眉,在檀岛经营牧畜业。总理往依之,以光复号召于侨民,并筹募举义兵债。适值清兵屡挫,高丽既失,旅顺、威海卫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腐败渐呈,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函促总理归。总理乃偕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李杞、何旱、陈南及欧、美技师将校数人归国,于乙未孟春抵香港。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黄咏商、杨衢云、谢纘泰诸人,策划进行,欲袭广州以为根据,先组乾亨行于香港士丹顿街,以为干部。助之者有香港议政局员何启、《德臣西报》记者黎德(Thomas H. Reid)、《士蔑西报》记者邓勤(Chesney Dancan)。除党人邓荫南、杨衢云、黄咏商、陈少白等留港赞襄干部事务外,陆皓东、郑士良并欧美技师将校数人,则来粤组农学会于双门底之王氏书舍,为革命机关。总理则往来于粤港之间,筹划大计。时清廷战败,割地赔款,弱点暴露,民愤日兴,因亟谋联络会党军队以举事。

举事之动
机

当中日起,清两广总督李瀚章广招军队。战停,乃遣散四分之一。此等遣散军队,多流为盗贼,即留者亦愤懑不平,咸谓欲解散则全体解散;欲留用则全体留用,惟当局充耳不闻。吾党于是起而运动,冀收为己用,各军士皆欣然听命,愿效死力,由是吾党之武力略具矣。

武力之收
用

清廷吏治
之腐败而促
成会党之兴
盛

时正巡防队肇事,弃其军服,四出劫掠,百姓愤极,起而合捕

之，囚其为首若干人于某会馆。不料巡防局员，率众而出，扑攻某会馆，既将被囚诸人一律释放，并将某会馆劫掠一空。于是居民特开会议，议决以代表一千人赴诉于巡抚衙门。当事者斥为犯上作乱，下领袖代表于狱，余人悉被驱散。从此民怨日深，而投身于兴中会者日众。时两广总督李瀚章在粤桂两省内，创行一种新例，凡官场之在任或新补缺者，均须纳费若干于督署。官吏既多此额外之费，势不得不取偿于百姓，是又一剥夺民脂民膏之事。且中国官场，每逢诞辰，其僚属必集资以献。时两广官场，以值李督生日，釀金至一百万两以充寿礼。此一百万两者，无非以诱吓兼施，笑啼并作之法，取于人民之较富者。而同时督署中，又有出卖科第，私通关节等事，每名定费二千两。因此而富者怨，贫者愤，学者尤不能平。凡此诸种，皆足以增进兴中会势力，而促吾党之起事者矣。兴中会于广州突举义旗，占据省城之计划，由是而决定。

事先之策
划

初，总理之意，以为克复广州，发难之人，贵精而不贵多。昔太平天国时刘丽川以七人而取上海；今之广州，虽不能与昔之上海相比，然若得敢死者百人，则事便可济。盖当日城中重要衙署，实仅都统、总督、巡抚、水提等数处。虽皆各有武备，第以承平日久，防卫早弛。拟以五人为一队，配备枪械炸弹，由府署后攻入官眷住房，将其长官或诛或执，使全城无发号施令之人；更以同志预伏城中冲要处；倘城外兵队闻变入援，即于要路劫击之，援军不知虚实，必不敢前；更将横街小巷铺屋轰塌，使诸援军通行不便。如是，以二十人任进攻衙署，二三十人伏冲要以御援军，二三十人围攻旗界。任务已完之队，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事无不成者，惟诸同志均以为人少力薄，冒险太甚，结果乃将“外起内应”之计，改为“分道攻城”之策。约定日期，使各地民团会党，分顺德、香山、北江三路，会集羊城，同时举事。惟有可虑者，则以人数众多，骤集城中，不仅住地难觅，且难保不招防营缉捕者之疑；倘稍有不慎，消息外泄，则事败矣。为策万全计，乃选定于重阳日举事。盖粤有重阳扫墓之俗，四乡大族子孙千数百人多有远道结队来省拜扫祖塋者，此

日聚各地党人于城中，庶不致令人生疑。至举事之际，不特须极秘密，使仓卒不及备，且须力主镇静。因于汕头及西江沿岸，招募两军，同时向广州进逼。盖以汕头及沿江之人，与广州有主客之分，汕头在广州之东，虽相距仅一百八十英里，然语言不同，与土人不相习，用以进取，无牵率之虑，可一意以争胜利。万一他军中途变计，相率溃散，此军因来自外县，踪迹易显，断不能存身广州。凡此皆所以逼其进取，为战略上不得已之作用。

斯时，驻扎粤垣之八旗绿营及各营勇，其数在万人以上，倘出而抗拒，死伤自然难免。乃复运动军纪素严而又善战之安勇一部，使届时反正。时省河兵舰中之最巨者为镇涛安澜二舰，镇涛管带程奎光，即程璧光之胞弟，系本党党员，响应自不成问题。其时于旧有之农学会外，更于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设一分机关，专为接洽各部及贮藏军械之所。于河南头咀，设制造炸弹处，由美化学师奇列负责制出炸弹不少。其旗帜则由陆皓东拟定为青天白日旗，并以除暴安良为口号，以红带缠臂为暗号。

举事前之
布置

部署既定，乃派刘裕统率北江一路，陈锦顺总率顺德一路，李杞、侯艾泉统率香山一路，麦某(佚名)统率龙眼洞一路，杨衢云统率香港一路，吴子才则担任潮汕方面响应，以牵制岭东清兵。除潮汕一路外，各路均定九月九日晨集中粤垣候命。总理以布置已定，乃亲上省调度，将香港之军械，财政人员，一切交杨衢云处理。诂杨已得权，既怀私意，又不公平，以致内部发生问题，军械人员不能依期到省。

举事时之
统率人员

九月八日，除香港一路外，余各路人员均已集中粤垣。九日黎明，军队首领、民团首领、会党首领，均集中总机关讨取命令口号，准备大举进攻，惟香港一路始终未到。正诧异间，总理持杨衢云电来，谓港部须改迟二日，方能出发。众大惊怪，乃即聚议办法。陈少白以为期届而事不能举，事必外泄，而二日后港部能否即来尚未可知，冒昧发动，恐遭失败，不如暂将各部遣回，俟再调度方行发动。于是乃安整各部，并电杨衢云阻港部勿来。

香港部队
误期使革命
不能依期发
动

党员朱淇
自首

时有党员朱淇，本清诸生，慕义入兴中会，工作颇为努力，乃得参预机要。其兄湘，清举人，主持西关清平局事。九日举义不成，朱湘恐为其弟株累，乃迫使自首于省河缉捕统带李家焯前，将总理率党人举义情形，尽为陈报。先是，香港总督以吴子才等运械入粤事，微有所闻，电知清粤督谭钟麟，请为戒备。谭以电文未明指何人，无从查办。而李家焯亦以道路传闻总理举事之言，禀谭。谭初以总理为教会中人，倘贸然拘捕而无凭证，将反为所噬，故仅由李家焯派人监视总理行动。及得朱淇自首，乃大惊，派李率千总邓惠良大搜党人于双门底王家祠并咸虾栏张公馆各机关，先后捕去陆皓东等五人。

陆皓东等
被捕

港部来粤
省被捕

杨衢云虽接总理阻止来省电，然以军械七箱，已装泰安轮运省，若起回又恐败露，仍使朱贵全丘四等于初十晚带数百人附泰安轮入粤。李家焯早派人预伏。抵岸，先登者四十余人被捕去，后登诸人尽将符号毁弃，始得免。当陆皓东被捕提讯时，直认革命不讳，虽叠受非刑，亦不供出同党，只索纸笔书供词曰：

陆皓东供
词

吾姓陆名中桂，号皓东，香山翠微乡人，年二十九岁。向居外处，今始返粤，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恹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居沪多年，碌碌无所就，乃由沪返粤，恰遇孙君，客寓过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标；孙则主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遂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无奈贪官污吏，劣绅腐儒，颡颜鲜耻，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泽，即曰我辈践土食毛，詎知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据我子女玉帛。试思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夫两王入粤，残杀我汉人之历史尤多。闻而知之，而谓此为恩泽乎？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

殁，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当事败时，李家焯遣人严搜赴香港、澳门之各轮码头，伺捕总理，而总理乃乘所备拖带军队来省之小轮，由广州经顺德至香山之唐家湾。行前，司机不谙水道，有难色，总理乃亲自指引航线，卒能安抵目的地。当总理未离广州时，李家焯遣人侦其行迹，至其所寓之河南岐兴里，询街口舆夫，孙医士是否寓此。舆夫平素受总理惠，且知问者来意不善，乃诡言此间只有尹医士。侦者乃去。初九日，总理与区凤墀赴王煜初牧师宴，途遇李家焯所遣探勇，凤墀诨曰：“何今日所遇莠勇之多耶？”总理曰：“来侦吾行迹也。”凤墀曰：“何故？”总理曰：“道路皆云孙文举事，汝未知耶？”李部探勇以未得捕人之命，又为总理所道破，相顾而去。总理谈笑自若，旁若无人，亦可见总理胆略之过人也。总理抵唐家湾后，乘肩舆赴澳门，再搭轮往香港。时郑士良、邓荫南、陈少白诸人，已先行抵港，共商后事。然香港能否居留，实为先决要件，总理乃诣英国顾问律师达尼师处，以政治犯能否居留此地为问。律师谓此事在香港尚属创见，能否容留，当依港督之意办理，但以先行离去为宜，免致被其驱逐。总理乃与士良、少白同乘日轮广岛丸赴横滨。

总理出险

总理以返国无期，乃断发易装，重游檀岛，推广党务；而士良则归国收拾余众，布置一切，以谋再举；少白则留日本，以考察日本国情。

此次举事，遭清吏破获后，并悬红缉捕，其文如下：

钦命广东提刑按察使兼管全省驿传事务加三级纪录一次张，为悬赏购匪事，照得土匪纠结伙党，暗运军火，约期在省城举事一案，当经拿获匪犯陆皓东等多名审办，惟尚有首要各匪孙文等，在逃未获，亟宜悬赏缉拿，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谕各属平民人等知悉，尔等如能拿获后开赏格之各匪解案，一经讯明定夺，即如数给与花红银两，银封存库，犯到即给赏，勿怀疑观望。至此外被诱匪徒，准其改过自新，免于深究；如能拿获后开首要各犯解案，仍一律给赏，各宜凜遵勿违，特示。

清吏悬赏
缉捕党人文
告

计开

孙文即逸仙，香山县东乡翠微人，额角不宽，年约二十九岁，花红银一千元。

夏亚伯，新会县人，肥矮面微黄，年约四十岁，花红银一百元。

李亚举，香山县隆都乡蓝下村人，身高眼大，发多黑，年约五十三岁，花红银二百元。

李芝南，南海县佛山人，年约三四十岁，花红银二百元。

杨衢云，香山县人，本籍福建，右手共缺三指，年约三十九岁，花红银一百元。

刘秉祥，清远县人，身高，年约三十岁，花红银二百元。

朱浩清，清远县人，年约二十七八岁，花红银二百元。

陈少白即夔石，新会县外海人，年约二十八九岁，花红银一百元。

王质甫，江西人，身中面白，年约三十七八岁，花红银二百元。

汤亚才，花县人，身高微麻，年约四十岁，花红银三百元。

吴子才，潮州人，身高额窄，年约四十岁，花红银二百元。

莫亨，顺德人，身矮，年约二十五六岁，花红银一百元。

陈涣州，南海县西樵乡人，身胖微麻，年约三十二三岁，花红银二百元。

侯艾泉，香山县隆都乡人，身高瘦，发秃，年约五十岁，花红银二百元。

魏友琴，归善县南真村人，面圆有须，年约三十七八岁，花红银二百元。

黄丽彬，清远县人，矮瘦，年约三十四五岁，花红银一百元。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示

清史文告

南番两县告示

现有党匪	名曰孙文	结有匪党	曰杨衢云	起义谋叛
扰乱省城	分遣党羽	到处诱人	借名招勇	煽惑愚民
每人每月	十块洋钱	乡愚贪利	应募纷纷	数日之前

听得风声 严密查访 派拨防营 果获匪犯 朱丘陆程
 经众指证 供出反情 红带为记 口号分明 枪械旗帜
 搜出为凭 谋反叛逆 律有明刑 甘心从贼 厥罪维均
 严拿重办 决不从轻 城厢内外 兵勇如林 搜捕乱党
 决不饶人 惟彼乡愚 想充勇丁 不知祸害 贪利忘身
 一时迷惑 概予施恩 丢去红带 急早逃奔 回归乡里
 安分偷生 免遭擒获 身首两分 特此告示 剴切简明
 去逆效顺 其各凛遵

此次举义,大吏恐清廷处分,匿不报,粤京官入奏清廷,十月十六廷谕将首犯迅速捕拿,清粤督谭钟麟惧,乃饰辞奏如下:

清史奏词

奏为覆陈九月间广州拿获土匪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奉 上谕有人奏广东盗风日炽,请飭严缉一折,据称九月间香港保安轮船抵省,附有土匪四百余名,潜谋不轨,经千总邓惠良等探悉前往截捕,仅获四十余人。讯据供称为首孙文、杨衢云,共约有四五万人潜来省城,克期起事。现在孙、杨首逆远扬,党类尚多,窃恐釀成巨患等语,著严密访查,务将首犯迅速捕拿,以期消患未萌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查粤俗好谣,每因小故,转相附会,张大其词,以摇惑人心,群不逞之徒,乘机撞骗掠夺以取利,此他省所未有也。本年九月初,广州谣传高州、惠州匪徒击散后,咸集香港,众四五万,将攻省城,人言藉藉,府县营弁纷纷面禀,臣谓此等匪徒一击即散,首匪已诛,尚何能为。高州距香港千里,惠州亦数百里,万众持械经过,各州县关卡无一见者。香港一隅骤增数万人,何处栖止?每日需米数百石,何人供给?乡间又不闻有抢掠者,食从何来?此必有匪人欲煽惑居民迁徙乘机抢夺之事,切宜镇定,勿涉张皇。但严查保甲,稽查奸宄,多购眼线,密访匪踪,终当败露,省城巡防勇丁及城外兵丁五六千人,尚复何虑,旋据管带巡勇知县李家焯率千总邓惠良等,于初十日在双门底王家祠拿获匪伙陆皓东、程怀、程次三名,又于咸虾栏屋内拿获程耀臣、梁荣二名,搜出洋斧一箱,共十五柄。十一日

香港泰安轮船搭载四百余人抵省登岸，李家焯率把总曾瑞璠等往查获朱桂铨、邱四等四五十名，余匪闻拿奔窜，经海关税务司与厘厂委员于轮船起获红毛泥桶，内装小洋枪二百零五枝，子药八十余匣。当飭府县提把隔别研讯，据陆皓东供香山县人，与福建人在香港洋行打杂之杨衢云交好，因闻闹姓厂在省城西关收武会试闹姓费数百万。该处为殷富聚居之区，欲谋劫抢，令杨衢云在港招五百人乘轮来省，孙文在城赁屋三处，分住陆皓东等。经理分给红带洋枪等事，所购洋斧，因西关栅栏坚固，用以劈开栅栏，即派人把守街口两头，拒绝兵勇，云雇商船在河边等候，抢得洋银，即上轮船驶赴香港。本于初九动手，因招人未齐，改为十二，不料初十日巡勇访拿破案，孙文即已潜逃，又提截获之四十余名分别审讯，据供皆在香港佣工度日。闻杨衢云言省城现有招勇，每月给饷十圆，先给盘费附轮到省，各给红带一条为号。不意上岸即被截住，实系为招勇而来，并不知别事。反复推诘，各供如前，复飭营务处覆审无异，臣查此案系孙文、杨衢云为首，陆皓东、邱四、朱桂铨知情同谋，潜备军械，分给红带，煽惑愚民，罪无可逭。当于九月二十一日将陆皓东三犯即行正法，以定人心；仍严密购拿孙文、杨衢云，务获到案；其不知情各犯，飭府县分别办理。谣风顿息，四境晏然，所有办理此案情形，遵旨据实陈覆，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第二章 庚子惠州之役

纪元前十二年(庚子)闰八月十五日,举义惠州。

庚子惠州
之役

先是总理命史坚如入长江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而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庚子五月,总理由日本经港,不得上岸,即约同志会商于船中,预备在惠州举事,并交二万元为用费。适清廷有排外之举,假义和团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有八国联军之祸。总理以有机可乘,加以助菲律宾独立之事失败,菲律宾委员以利用军械之事许总理。总理乃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广州,招集同志以谋响应。筹备将竣,总理乃与外国军官由星加坡绕道至香港,希冀从此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不图中途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监视。当时日本同志,坚决主张乘夜暗上龙山,疾入内地,出广东省城,为迅雷不及掩耳之举动。总理以为此直投肉于饥虎耳,力阻之。总理已不能上岸,乃将惠州发动之责,委之郑士良,而命杨衢云、李纪堂、陈少白等留香港为之接济。总理则折回日本,转向上海,上海因唐才常在汉口谋举义事戒严,乃复折回长崎,转渡台湾,拟由台湾设法潜渡内地。时台湾总督儿玉,颇赞助中国之革命,以北方已陷于无政府之状态,乃饬民政长官后藤,与总理接洽,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总理于是扩充原有计划,就地加聘军官,一面令士良即日发动,并改原定计划,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领沿海一带地点,多集党众,以候总理来,乃进行攻取。

事前之
情形

总理委郑
士良发动惠
州举义

士良先后受总理命,集党众于三洲田之山寨。总理在外计划

三洲田
举义

数月。山寨有壮士六百人，因乏粮，寄食同志之家，仅留八十人守山寨。惟近村之民，因迷途误入寨中者悉留之，以防泄漏。乡村之民，见其入而不见其出，风说因之而起。皆曰，三洲田山寨中，人马数万，将谋反，一时谣传，倾动全粤。清两广总督闻之，派水师提督何长清，率虎门防军四千，进深圳；陆路提督邓万林，领惠州府城防军，由淡水入镇隆，以塞三洲田之出路。清兵闻党军众，不敢进。然吾军声势虽大，而实力则弱，敌人苟以数千兵直捣山寨，山寨危矣。三洲田壮士，既深知敌情，决其不敢骤迫，又以天险可恃，不欲离山寨。因请于总理，谓若能以子弹送于广东某地，先期示约，一气突出而取之，可操胜算。时总理在台湾，正与其总督商妥接济事，乃命即行举义，直抵厦门，即有接济。一面命宫崎等电约菲律宾志士，将从前所购三百万发子弹，急运至厦门。总理令未至山寨，而何长清已移其前队二百人，驻沙湾，将进横冈，以取三洲田。吾军侦知之，用先发制人计，于闰八月十五日率壮士八十人，乘夜袭沙湾，杀敌四十余人，得洋枪四十余杆、弹丸数箱而回，军势大振。黎明，乘胜追击，直迫新安城，适郑士良衔总理命，中止进军，留五百人于山寨，余则率向厦门出发。然仓卒之间，仅得壮士六百人，枪三百余杆。欲达厦门，嫌力过薄，乃号召平山、龙冈二处，募得兵士千余人，无军械者代以戈矛，直向镇隆前进。清副将杜凤梧，将兵出佛子坳，扼险以迎吾军。吾军持矛者居先，持洋枪者分左右两队，匍匐上山，至敌兵之两翼，而夹击之。敌大惊溃，吾军乘胜追之，杀伤甚众，生擒杜凤梧以下数十人，夺洋枪七百余杆，子弹五万发，马十二头，士气益旧。士良又严禁兵士掠夺，沿途居民，咸箪食壶浆以迎，有志之士，来投者日以数十百计，一时兵士，增至五六千人。适同志有自惠州来者，谓当博罗城未起义时，清兵相继而来，已至五六千人之多。总兵刘邦盛、马维骥、莫善积统之，郑润材、刘永福，亦不日至，若敌兵聚齐，当有二万之众。士良知众寡不敌，迫不及待，率队向永湖进，途中遇敌，且战且前，夜抵永湖驻焉。此沙湾战后之第五日也。第六日又自永湖拔队进行，忽遇清总兵

袭沙湾

佛子坳之捷

永湖之捷

刘邦盛兵,兵数与我军等,而军装则比我军优。我军猛勇进攻,逾时,敌军大败,逃回惠州城者有之,向淡水者有之,向白芒花者有之。刘邦盛亦受重伤。我军四出追击,得枪五六百杆,子弹数万颗,马三十余头,生擒敌兵百余人,皆剪去其辮发,用为军役。是夜,整队向白芒花前进,天明而至,不见敌人,而村民踊跃欢迎来投者五六千人,合计得一万余人,整粮饷以备远征,此沙湾战后之第七日也。翌日,黎明,向厦门进军,途中亦未见敌,惟人多冗杂,纪律不修,以故行程甚缓,而沿途村落屋宇甚少,吾军无所容足,乃张天幕以宿,以第十日抵崩冈圩。次日黎明,因沿河驻有敌军,吾军乃据崩冈圩为营垒,布阵接战,敌军之应战者,七千余人,相持不下。入夜,吾军出小队,袭击敌垒,自夜达旦,敌军稍退却,吾军搏之。苦战数时,敌军遂败走。日入,吾军收队,复入横冈,为进兵之准备,然以子弹不足,且目的地在厦门,因此不能追击敌军。十四日至三多祝,十五日四处响应者甚多,前后约达一万余人。是日编置队伍,大备粮食,盖自三多祝至梅林,途中须经四五日,无大村落可购粮食也。十六日晚抵白沙。十七日早,即得日人山田良政自香港赍总理命至,曰:“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恐无接济,军中之事,仰司令自决进止。”盖菲律宾子弹,因交涉不得法,不能送至厦门,而日本政府更换新内阁,总理伊藤氏,对中国方针,与前内阁大异,乃禁制台湾总督,不许与中国革命党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并禁日本军官投效革命军,而总理潜渡计画为之破坏也。山田到士良军中时,已在起事后三十余日矣,士良连战月余,弹药已尽,而集合之众,已有万余,渴望干部军官及武器之至甚切,忽得山田所报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数百人,间道出香港。山田嗣以失路为清兵所擒,被害;其后杨衢云为清吏买凶,在香港刺杀;士良以疾终;当士良之在惠州苦战也,史坚如在广州屡谋响应,皆不得当,遂决意自行用炸药攻毁清两广总督德寿之署而歼之。因而有史坚如炸德寿事,兹附清吏关于此役之奏文如下:

解散军队

奏报惠匪剿平折 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奴才德寿跪奏,为

清廷奏报